

葛兆光 著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三联讲坛

This series covers a great array of college courses and speeches, select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The lectures were transcribed from classroom recordings and retain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livered. Our hope is to ope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The point is not only for the common reader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tting edge ideas on campuses, but also for the academia's search for knowledge to become more meaningful by engaging people from the "real world".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

葛兆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 / 葛兆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2

(三联讲坛)

ISBN 978-7-108-04278-1

I. ①思… II. ①葛…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4818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 数 145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2.00元

缘 起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易、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三联讲坛”文库将陆续刊行,祈望学界与读者鼎力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〇〇二年五月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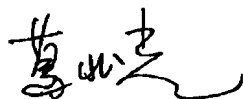
以前,柳宗元曾说,韩愈特别“好为人师”。听上去,这话儿好像半是表彰,半是讽刺。现在这话儿成了一成语,多用的是它后一种意思。仿佛一为人师,就常常耳提面命,喋喋不休。以前常说的“说教”也好,“唠叨”也好,确实也有些道理。不过,我在大学教书多年,这个职业让我不得不好为人师,端这个饭碗,就得讲课不是?现在,把讲课记录下来出版,又正应了钱锺书先生讽刺的,把讲义当著作,再把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讲义在讲堂上试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之后,当然是指定教本”。

真是惭愧。不过,钱先生不像我们这样,是大学里的普通教书匠,这话便言重了。我现在恰恰就是“讲义当著作”,只是从来不曾期待过,有朝一日能“著作当讲义”,因为现在的教科书都得“钦定”或“部颁”,我这些多少有些不那么规矩的讲课记录,只能略略“搅一池春水”,稍稍激一点“死水微澜”而已。

几年前,承蒙三联书店的好意,我出版了一本《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好像略有反响。那是给硕士生讲的课,内容稍稍宽泛一些。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自2003年以后的七八年间,我陆陆续续在北京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专门给博士生讲的“思想史著作选读与研究”一课的录音整理稿。据听过这门课并且参与讨论的一些博士生说,这样的阅读和讨论对他们很有用,因为借了几种海外学者有关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著作的阅读,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法有了一点儿了解,通过并不多的若干个案,也参悟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些特别的背景和理论,经过对这些论著的批评性考察,我们也看到了中国

学界的不足和长处。更主要的是拓宽了博士生的视野,也增强了博士生的自信。

听了这话,无论是否真心,我都感到一点欣慰。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莫晓志' (Mo Xizhi).

2011年2月7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自序	1
----------	---

开场白

一、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应当有多宽?	1
二、文献、学术史、国际学界:为什么三面应战?	4
三、从实招来:关于这门课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	10
结语:一点感慨	13

第一讲 从“唐宋变革论”说到宋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

引言:借包弼德《斯文》一书讨论唐宋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问题	15
一、从“假说”到“学说”:什么是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17
二、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形成的资源、背景与心情	23
三、欧美学者对“唐宋变革”的修订,及其对宋代社会、思想与文化的 新解释	31
四、关于包弼德《斯文》一书的介绍	39
五、文学批评史取代思想文化史,是方向吗? 对包弼德《斯文》的一些 意见	43
结语: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唐宋变革的再思考	55
【参考文献】	56

第二讲 历史学意义上的新思想史

引言:宋代理学史脉络的来源	58
---------------------	----

一、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内容介绍	68
二、如何理解“遗失的环节”：朱熹入朝与孝宗晚年部署	72
三、《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典范性意义	78
四、对《朱熹的历史世界》具体论述的一些讨论	82
结语：打通思想、学术、政治和社会史领域的“新思想史”	90
【参考文献】	97

第三讲 “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

引言：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及其影响	99
一、“前近代”：重新命名，意义何在？	104
二、亚洲：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单位？	117
三、什么是“作为方法的中国”？	132
结语：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	140
【参考文献】	142

第四讲 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143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144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154
三、关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的讨论	161
结语：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学术史	176
【参考文献】	179

代结语 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的写法

引言：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181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183

二、学术书评写作的基本条件	188
三、书评的具体方法	190
四、从书评到综述:如何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首章?	196
后记	202

开场白

咱们这个课,叫“思想史著作选读与研究”,主要是给博士生开的。

本来,我觉得博士生根本不必上这种我讲你听,耳提面命的课,因为是博士生了嘛,都有自己的领域和专长。要搁在汉代,做了五经“博士”,那比唐宋以后的“进士”还高一大截呢,一国也没几个。何况你们都各有各的领域,说到那些领域,老师也未必知道多少。所以,我只是选几种海外学者有关思想文化史的著作,和大家一块儿读。然后,通过读这些著作,讨论一些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大问题。

一、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应当有多宽?

在大学里面,博士生应当学点儿什么?这个事儿得讨论讨论。我总觉得,这些年我们的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学,意图好像不清楚,大家都云里雾里,整个儿一个蒙。上课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爱讲什么讲什么。有的博士课内容,听听好像和本科课差不多;有的本科课,倒好像开博士专题研讨课。去年,我提一个说法,也不知道是不

是合适,叫“给本科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这话怎么说?就是说,大学、硕士和博士教育,你得根据不同目的,分出不同层次,适应不同人等。千万别都一锅儿烩了,瞎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历史学科吧,我会建议本科生去读一些好的概论通论类的书,加上参考资料汇编一类的东西,为什么?为了让他们既有一些常识,又懂一些文献。如果要求高些,那么,在史料上,你最好除了《史记》和《通鉴》之外,再仔细读读《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等等。在论著上,你最好看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钱穆的《国史大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等等。当然,如果你对思想史有兴趣,我会建议你读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是干啥呢?就是让学生学会,不仅仅依赖那几本新编的教材,被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套套给套住。也别一头钻进细节或枝节里面,弄得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几年我注意到,有些很好的学生,容易学这一路,一上手就钻进一些偏僻的史料笔记里面,最后剑走偏锋,把短钉当专门,然后以一知充百知^[1]。

那么,对于硕士生呢?我会建议他们重点读一些经典文献和经典著作,了解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好多年来,我特别想开,但又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课,就是和学生一起系列地细读、辨析和讨论前辈学者的经典论著。比如王国维的《殷虚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1] 余英时先生也说:“很多人现在因为害怕一些宏观的框架,只做小问题的考证研究,而不触及社会性质、结构变化等大的判断,这就像造了一个螺丝钉、一扇门、一个窗,但没有整幢房子的构图,关于中国历史的形态描述几乎就被放弃了。”转引自陈怡《余英时访谈:今古逍遥知识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6年12月15日。

通过读这篇文章,了解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两重证据法,通过这篇论文本来就有、后来被删去的《余论》,和后来成为《殷周制度论》的那篇文章,来了解王国维的考证背后有什么大问题的思考,再看看当时学界的古史观如何,国际的中国古史观如何,这样你才能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考证,为什么这篇不长的文章,就能成为现代学术史的经典〔2〕。又比如,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这篇文章,也值得我们仔细读,在读的过程中,要全面了解1930年代,中国学界对道教史研究的状况,了解这篇论文如何把道教放在中古最重要的政治、地域、家族、文化背景中研究,怎样开创了一个典范,从而了解中古宗教史研究的问题点在哪里〔3〕。

那么,博士生的课呢?我想就是“视野”最重要。这个视野既包括你观看的领域要广阔,也包括你观看的位置要站得高。你要尽可能了解“国际行情”,让自己去“华山论剑”,不要“门槛后面耍大刀”。当然,这话要两面说,一方面是你得融入国际学界,因为现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学问”了呀。陈寅恪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所以,你不能闭门造

〔2〕 参看葛兆光《日本所藏王国维〈殷虚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手稿跋》所附王国维手稿,《九州学林》新一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66页。

车,得参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另一方面,则是促使博士生,在自己,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在了解国际学术之后,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立场、角度和方法。要知道,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角度、立场和问题,你的研究可能就“化”在“全球”里面,而无法自立了。钱穆当年也说过,“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之眼光,来发现中国史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5〕。这两方面不能偏废,也许说起来都很虚,但其实很重要。

这是我关于这个课的第一个想法。

二、文献、学术史、国际学界:为什么三面应战?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谈谈,为什么如今做学问得三面应战。

第一,你做学问,得接受历史文献资料的挑战。

不用说,你要熟悉种种历史文献资料。就说思想史、文化史吧,它的范围很大,仅仅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这一块,儒、道、佛之外,还有古代三夷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民间信仰,这些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考验你的耐心,特别是,这些文献资料并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让你随意挑拣的,而是你得在更庞大的文献资料堆里去慢慢找。过去的老词儿叫“披沙拣金”,你得找到有用的资料,前人没有使用过的资料,还得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我以前说过,所有的文献资料,可能都经过四重筛子,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可能经过

〔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附录《略论治史方法》,156页。

带有某些意图的历史学家主观挑拣；其次，可能经过传统上层精英带有文化批评的论述；再次，还经过政治意识形态有意识的删减和增加；最后，它又经历了水、火、战乱等等历史的淘汰。你怎样穿越历史和政治，找到新资料，重写思想史和文化史，还真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各人用的资料都差不多，特别是有的人习惯了 Google 和 Baidu，什么事儿来了，就在网上一搜。其实网络资源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你聪明也罢笨也罢，电脑一敲，出来的都一样，所以会大家一样，根本没有自己的特点，也没有融入思考，更不是有意义的“选择”，倒常常是无意义的“堆垛”。有的资料，你用我也用，说不清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要知道，史料上没有新开拓，往往论述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史料一旦有新发现，论述就自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发现新史料，是学术进步的最基础的一步。举两个我自己熟悉的例子，关于中古时期道教公开以性事为中心的“过度仪”，经历隋唐宋明，历史资料就差不多都散佚了，幸好从零零星星的资料中，还勉强可以勾勒出来它的过程，人们才知道中古中国的宗教里面，会有这种“不文明”的仪式存在〔6〕；又比如说，如果不是一块《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石碑和敦煌文书《传法宝记》的存在，禅宗神秀、惠能相争六祖衣钵的故事，可能就被相信为历史了〔7〕。所以，你首先得面对的就是思想史文化史文献资料本身的挑战。

〔6〕 参看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三、四章，57—95页。

〔7〕 参看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二章，141—145页。

第二呢，就是得回应学术史的挑战了。

就从有了大学、有了期刊、有了规范开始算起，现代学术已经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里，你研究的题目，不大可能没有人做过。你不可能是横空出世，前无古人，所以你就得看看这一百年来，别人在这个领域做了些什么，还有些什么没有做，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推进的。然后才能说明，你在结论上、资料上，是否可以比他们多一些什么，这就是学术史的回顾，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得先交代这个。大家看理工科的论文，这一点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我们人文学科的学位论文，也许还不够。当然，从1990年代起，有很多人在做学术史，可是，很多人把学术史做成了学者或者文人的心灵史或情感史，最多是思想史。为什么？因为很多号称做“学术史”的人，并不真的懂学术。像王国维，你老是讲他在颐和园昆明湖一跳，是殉大清国还是追寻意义，老是引用陈寅恪那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把王国维说成是思想先驱、精神楷模，却不讨论他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那不是“学术”的历史；又像陈寅恪，你总是纠缠在他的人生与命运，他的政治立场，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他早年对欧洲东方学的知识、对敦煌与佛教之学之重视，和对历史语言之学的运用，不了解后来他对中古中国家族、族群、地域、宗教的把握，怎么算得上是“学术”的历史？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刚进入一个领域，就以为前无古人，让我想起古人那句话，“见到一个小土坡，便上，却以为是一览众山小”。其实你仔细看，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前人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并不多，谁让你生在现代学术已经积累百年的时代？话说回来，因为你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才可以看得更远，往后才可以检讨前人的问题。过去虽然有一百年，但人文领域却像福柯讲的，常常要回到起

点,因为这个领域是需要不断“脉络化”的,历史一旦“脉络化”久了,就得“去脉络化”,因为以前的那个“脉络”是经由某种观念的系统化和条理化,所以就得要你用新的资料、新的观念,把它重新打散,再度组合。我一直用一个比喻,就是过去的历史系谱,就好像大姑娘的头发,已经被某种意识形态编成一条粗大的辫子,如果我们不怀疑它,以为历史就是那一根大辫子,倒也罢了。可你要重新书写历史,就得“去脉络化”,让历史从那固定的大辫子中解放出来,回到披头散发的时代,重新用你反省和检讨过的观念去编新的辫子,也许是另一根大辫子,也许是新疆式的好多辫子,或许是传统的两根大辫子,这样历史就不一样了。

我举一个常常被讨论的例子,就是“中国哲学史”。要搞清楚“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就要从根儿上说起,你得搞清楚,当年“哲学”这个概念工具,是怎么被晚清民初学者从日本引进来的?这个新的概念工具怎样重新整合和塑造了古代中国思想资料?它又怎样经由谢无量、胡适、冯友兰、胡汉民等等的解释和使用,形塑了“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还衍生出后来很正统、很革命的中国哲学史?^{〔8〕}你要了解这些,可能你要看很多资料,得细细想其中的问题,然后把一些看似具体的学术争论嵌入这个学术史里面去。比如,从胡适和冯友兰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到后来胡适对冯著哲学史的批评,你到底如何评价?这涉及研究中“哲学”倾向和“历史”倾向的差异,有人说是“汉宋之争”,究竟是不是?也涉及中国哲学史中,儒家和佛教、道

〔8〕 参看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中国思想史叙述脉络的形成》,《文史哲》2006年第3期。

教孰轻孰重的价值判断问题,有人说是“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究竟是不是?又比如,你一定会读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吧,这是确定冯著哲学史地位的一份重要文件,常常被人引来引去。可你觉得应当怎样理解呢?陈寅恪是真的那么肯定冯著哲学史吗?如果是,那么在上册的审查报告里面,他为什么先说古代“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又说现存古代文献“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只能用艺术家的想象和欣赏的眼光和精神来帮助重建,再说虽然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这里是褒是贬?最后,陈寅恪既说“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又说这种有条理和系统的整理,“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再读另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他这样反复说佛教和道教问题,甚至说儒家学说虽然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很大,“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不如佛道二教者”〔9〕,那么,他和胡适批评冯友兰的意见(即“正统的”哲学史),是否有点儿相似和默契?

可是,你如果连前人做的什么,怎么书写的历史,为什么这样写,都不清楚,怎么可能证明你没有抄袭和剽窃,怎么能说你的研究有新价值,给学术界提供了新东西?

第三,现在的人做学问,你还得面对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竞争。

关起门来充大王,这谁都会。问题是,现在门打开了关不上了,

〔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79—280页、2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陈寅恪集”,2001。